

从东汉至隋唐绵延七百年，曾经名人辈出

泰山羊氏，一个名门望族的兴衰

□孙晓明

远道而来的“移民”

泰山羊氏并非本地土著。先秦时期，泰山脚下曾有一支古老的嬴姓羊氏，但早已被历史长河淹没。后来叱咤风云的泰山羊氏，实为姬姓后裔——周武王之子、晋国开国君主唐叔虞的子孙。

春秋初年，晋国发生内乱，曲沃武公夺取君位，是为晋武公。他的一个儿子姬伯侨被封于杨地，后代以杨为氏。再传至姬突，食邑于羊舌（今山西曲沃县羊舌村），始称“羊舌大夫”。姬突的次子羊舌肸（字叔向），官至晋国太傅，被孔子赞为“古之遗直”。羊舌肸之子羊舌伯石，因食邑在杨邑，又名杨食我。到了春秋末年，晋国公族内斗激烈，羊舌氏、祁氏等成为六卿大夫剪除的对象。为避祸，羊舌氏后裔逃往华山脚下的仙谷隐居，并改姓为“羊”或“杨”。这一带后属弘农郡华阴县，但羊氏在此只是短暂避祸，真正使其兴旺发达的郡望，则是后来迁居的泰山郡。

秦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关中战火连天。一支羊姓族人离开华阴，向东迁徙至泰山梁父（今徂汶景区天宝一带）定居。此后二百余年，他们韬光养晦，潜心耕读，直到东汉后期才登上政治舞台。敦煌写卷《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》《太平寰宇记》等文献中，泰山郡的望姓名单里，“羊”姓始终赫然在列。羊氏依泰山而兴，泰山因羊氏益名。

这个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有三：一是世守儒经，形成了“清德”“忠诚”的门风；二是长期活跃于政坛，参与重大历史事件；三是与世家豪门姻联，相互援引。其中，清廉自守的家风尤为后世称道。第三代族人羊续留下了“悬鱼拒贿”的古语佳话——下属送来一条鱼，他收下后悬挂于庭前，待对方再送时便指其已干，以杜绝请托。而羊续之后，羊氏家族又涌现出羊陟、羊祜等杰出人物，将泰山羊氏的声望推向了顶峰。

“八顾”名士羊陟

羊陟，字嗣祖，泰山梁父人，活跃于汉桓帝、灵帝时期。其与羊续的辈分关系已难确考。少年时，羊陟便以“清正有学行”闻名，被举为孝廉，步入仕途。因曾在大臣李固府中任职，李固与外戚梁冀斗争失败后，羊陟受到牵连，遭禁锢数年。直到党禁解除，他才重新出山，迁任冀州刺史。

在冀州，羊陟雷厉风行，查处贪官污吏，“所在肃然”。后来调任虎贲中郎将、尚书令，他既不畏惧权贵，弹劾太尉张颢等人“与宦竖相姻私，公行货赂”，又举荐贤能，上疏推举前太尉刘宪等“清亮在公”之臣。汉灵帝嘉其忠直，拜为河南尹。羊陟刚一上任，便“禁绝豪右嘱托”，只领取应得的俸禄，日常以干饭、蔬菜充饥，时人称赞：“天下清苦羊嗣祖。”

羊陟不仅自身清廉，还求贤若渴。他与辞赋家赵壹的交往，堪

泰山脚下，新泰境内，如今仅有二百余名羊姓族人聚居。这个在《百家姓》中排名第二零二位的姓氏，似乎早已淡出历史舞台。然而，倘若时光倒流一千八百余年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：从东汉至隋唐，泰山羊氏曾是威震天下的第一名门望族，出过“悬鱼太守”、位列“八顾”的清流名士、西晋开国元勋，甚至一门两皇后。这样一个辉煌了七个世纪的世家大族，为何今天踪迹难觅？它究竟靠什么长盛不衰？又因何走向沉寂？



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新泰市羊流镇羊氏墓地。

称一段奇闻。赵壹是汉代辞赋大家，但成名前恃才傲物，不为世人所赏。光和元年（178年），他作为汉阳郡上计吏来到洛阳，慕名拜访羊陟。一连数日，门禁森严，不得其门而入。赵壹心生一计：每天到羊府门口候见，羊陟无奈，勉强让他进府，却高卧榻上，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。赵壹见状，径直走到榻前，故意大声说道：“我蜗居西州时，早就听闻羊公美名。如今有幸见到，却不承想您已经死了——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！”说罢放声大哭，如同哭丧。这一出人意料之举，令阖府大惊。羊陟深感此人非同寻常，急忙下榻相迎，促膝长谈。第二天一早，羊陟亲率车骑登门回访，两人坐在赵壹的柴车旁，从清晨聊到黄昏，相见恨晚。不久，羊陟与司徒袁滂一同力荐赵壹，终使这位才子名扬京师。

羊陟的德行被时人列为“八顾”之一。所谓“八顾”，指“能以德行引人者”，是东汉末年清流领袖中的八位道德楷模。与他同列的还有郭林宗、范滂等名士。在那个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、正直士大夫屡遭迫害的黑暗年代，羊陟始终保持着泰山人耿介刚毅的品格。

西晋统一的幕后功臣

如果说羊续、羊陟为泰山羊氏奠定了道德基石，那么羊祜则把这个家族推向了权力的巅峰。

羊祜（221—278年），字叔子，是羊续之孙、上党太守羊衡之子。他的母亲蔡贞姬是大儒蔡邕的长女，二姨便是大名鼎鼎的蔡文姬。妹妹羊徽瑜嫁给了司马师（晋武帝司马炎的伯父），后被追封为景献皇后。羊祜本人则娶了曹魏将

领夏侯霸的侄女。这样显赫的婚姻网络，为他铺平了仕途。

然而羊祜的成功绝非仅靠门第。他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，九岁时便熟读《诗》《书》，成年后“博学能属文”，身高七尺三寸，风度翩翩。羊祜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卓有建树，还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。他潜心研究先秦诸子，著有《老子传》二卷，又与贾充等人刊定刑法、删改《晋律》，其文集也流传一时。当时的文学家孙楚称赞他“文为辞宗，行作世表”，绝非虚美。羊祜在《诫子书》中回忆：“吾少受先君之教，能言之年，便召以典文；年九岁，便海以《诗》《书》。”这种从幼年即开始的家学熏陶，正是泰山羊氏人才辈出的根基所在。

司马昭掌权时，羊祜被征召为中书侍郎，很快成为心腹。西晋建立后，他以佐命之功进号中军将军，改封钜平侯，后升任尚书左仆射、卫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

羊祜对西晋最大的贡献，是倾力筹备灭吴之战。当时朝廷内部分歧严重，只有羊祜、杜预、张华三人与晋武帝司马炎意见一致。羊祜坐镇襄阳后，用计使吴国戍兵撤离，腾出一半兵力开荒屯田，储积的军粮足供十年之用。他又开设学校，安抚百姓，推行怀柔政策，连吴国将士都对他心悦诚服。每次两军交战，羊祜都事先约定时间，从不搞偷袭。部将献上诡计，他便以美酒灌醉其人，使其不得开口。俘获吴军将领之子，他亲自送还；行军路过吴境，割了庄稼必用绢帛补偿。这种近乎“迂腐”的仁德，竟让吴国守将陆抗也为之叹服，说：“羊祜之德，虽乐毅、诸葛亮不能过也。”有一回，陆抗生病，羊祜派人送来良药，陆抗的

部下担心有毒，劝他不要服用。陆抗坦然道：“羊祜岂是下毒之人！”当即一饮而尽。这份超越敌我的信任，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罕见的佳话。

咸宁二年（276年），羊祜上《请伐吴疏》，主张水陆并进、多路合击。遗憾的是，疏奏未获采纳，羊祜便于两年后病逝，享年五十八岁。临终前，他举荐杜预接替自己。羊祜去世后两年，西晋一举灭吴，完成统一。庆功宴上，晋武帝执杯流泪说：“此羊太傅之功也！”

羊祜一生清廉简朴，俸禄常散济族人、赏赐将士，死后家无余财。他三次婉拒皇帝加封，举荐贤才从不让人知晓。襄阳百姓为纪念他，在岷山建碑立庙，每逢佳节竞相祭奠，望碑者无不堕泪，因此人称“堕泪碑”。唐代诗人孟浩然登临岷山，慨然写下：“羊公碑尚在，读罢泪沾襟。”

羊门才女，智慧与风骨

魏晋时期，礼教束缚相对宽松，泰山羊氏的女性也在良好家学熏陶下展现出非凡才情。

羊祜的堂姊羊姬，是羊耽之女、辛宪英所生。她嫁给兖州刺史夏侯威之子夏侯庄，生育夏侯湛。夏侯湛后来回忆母亲：“我母氏羊姬，宣慈悌德，明粹笃诚……敦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孳孳弗倦。”正是在羊姬的辛勤教诲下，夏侯湛成为一代著名学者。

泰山羊氏家中还出现了一位女辞赋家——晋代嫁给王伦的“王伦妻羊氏”，其《安石榴赋》中有“振绿叶于柔柯，垂彤子之衰累”之句，笔触细腻生动，词赋造诣颇深。可惜她的具体名字已湮没无闻，只留下这株文学园地中

的石榴花，供后人想象。

羊门媳中，辛宪英堪称女中“大丈夫”。她是曹魏侍中辛毗之女，羊耽之妻，以远见卓识名垂史册。魏文帝曹丕被立为太子时，兴奋地抱着辛毗的脖子说：“辛君知我喜不？”辛毗回家告诉女儿，辛宪英叹息道：“太子是代替君主掌管宗庙社稷的人。代君主不可以不忧戚，主国家不可以不恐惧，应该忧虑反而大喜，怎能长久！魏国恐怕不会昌盛吧？”后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，辛宪英的弟弟辛敞不知所措，向她求教。辛宪英说：“职守是人生大义。各为其主，你只管随众行事。”辛敞依言而行，事后非但未被清算，反而官复原职。辛敞感慨：“我要是不找姐姐商量，几乎失义！”辛宪英还预见钟会将有异志，告诫担任参军之子羊琇：“军旅之间可以保全自身的，只有仁恕之心。”后来钟会果然反叛被杀，羊琇得以安然归来。《晋书》特为辛宪英立传，清光绪《新泰县志》列其为“贤媛”。

一门两皇后

泰山羊氏还出过两位皇后，命运却天差地别。

羊徽瑜（214—278年），羊祜之姐，聪敏有才学。二十三岁时嫁给权臣司马师为续弦。司马师虽未称帝，却是西晋的实际奠基人。司马炎代魏建晋后，追封伯父为景皇帝，尊羊徽瑜为弘训太后。羊氏家族由此跻身外戚，宠遇极盛。羊徽瑜病逝后谥号“景献”，史称景献皇后。

另一位皇后羊献容的命运则一波三折。她是羊祜从弟羊瑾的孙女，尚书郎羊玄之之女。永康元年（300年），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被废杀，不到二十岁的羊献容被立为皇后。然而晋惠帝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——灾荒年间百姓饿死，他竟问：“何不食肉糜？”这样的皇帝如何驾驭天下？紧接着八王之乱爆发，羊献容在短短六年间被四废五立，还险些被赐死。

永嘉五年（311年），匈奴汉国大将刘曜攻陷洛阳，西晋灭亡。羊献容被刘曜占为妻。公元318年，刘曜称帝建立前赵，立羊献容为皇后。一次，刘曜私下问她：“我与司马家的那小子相比如何？”羊献容答道：“这根本没法比！他是亡国之君，连妻子都保护不了，使我四次被废。当初被你俘虏时，我真不想活了，哪敢奢望成为皇后？自从跟了你，我才知道世间真有大丈夫！”这并非曲意奉承，而是她历经磨难后的肺腑之言。羊献容为刘曜生下三个儿子，在前赵宫廷中度过余生，死后谥号“献文”。

所谓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”，在乱世之中，不过是一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虚辞罢了。

泰山羊氏自秦末迁居至此，绵延七百年，至隋唐逐渐没落。后人或改姓为“杨”，或迁徙他乡，曾经的第一望族终于消散在历史烟云中。今天泰山脚下那二百余名羊姓后人，或许就是这部七百年史诗最沉默、最忠实的见证者。